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之七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康 堉 校

閔公乳適魯世家云名開莊公之子以惡王十六年即位世族諸名啓方漢景帝名啓因是而亂母叔姜驪法

在國途難日開

經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

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按在山東平陰縣界季子來歸。孔

季是友之字子者男子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冬齊仲孫

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在魯國亂不得成禮

狄人伐邢

解狄伐邢在往年冬

管敬仲

夷

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

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

詩小雅美文王爲西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懷歸。畏此簡書。

詩小雅美文王爲西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同惡相恤之謂也。

所惡請收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管子一生尊攘大義。聖人所謂一匡九合。民到於今受其

賜者。其主臚皆在此。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乃葬。

慶父歸魯。傳無明文。說者謂落姑之盟。乘慶父在齊。爲之。

不知桓既立。閔慶父留齊無益。歸魯當在葬公之日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

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季子來歸。嘉之也。

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非師旅之事

季子來歸。嘉之也。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字以行之。子

以行之。子

通鑑注武
闕

省嫌者詳察
其珍之故
而救之也
何提之見
公之使自
美意而仲
詳言魯如
其言難語
公難語仲
孫

齊桓立閔公慶父踰陰而歸彼固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官
聞恐生他變魯之老臣以爲必得季友而後國可安也遣
使至齊請桓召之爲落姑之盟遂復季友杜氏曰友自陳
請之蓋使陳侯請於桓未可知也然則慶父何以不從行
斯時慶父方惴惴懼桓討已尙敢與公俱哉

冬齊仲孫

欲

莊歷仲孫名子小反

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

歸曰不去慶父

魯難未已

按時慶父在魯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

難不已將自斃

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

固能重能固

則間携貳

難而相疑者則

覆昏亂也

覆昏亂也

霸王之

器也

閔公齊所立也。季友齊所復也。其仲欲動子惡如齊何當仲孫之來。慶父懼不免爲季友者。略出其酖叔牙手段。與仲孫謀。則逐慶父一吏足矣。無如般之立。季友之心也。閔之立。非友之心也。湫則志在覘國。友則欲立僖公。日與好人周旋。揖讓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齊之無心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僖公也。其告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弑君也。桓曰。若何去之。是桓固有心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湫乃遏之。且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俟閔弑。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卽所謂秉周

此一頭兩脚
文字以首段
爲主俞云晉
侯既滅相莊

禮者因重固暗指傳公能安重自固則成就之也間携貳
暗指閔公季携貳則閔孤立也覆昏亂暗指哀姜慶父故
慶父益而哀姜殺也湫固情見乎辭矣謂能急魯之患耶
傳云書季子來歸嘉之也言魯人嘉之書仲孫亦嘉之也
言嘉季子猶之嘉仲孫也於是詳叙仲孫之事而兩人行
事皆見然則皆有負於魯人之望春秋因舊史之文書之
而謂聖人嘉之者非也立般友之忠也立僖友之功也
閔弑友之罪也瑕瑜不相掩耳

晉侯作二軍

狂解晉本一軍見莊十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

下軍趙夙

趙衰御戎畢萬魏燮爲右爲公以滅耿滅霍滅魏

三國皆姬姓補注晉楚告命皆未通于魯按今還爲大子城

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城霍州西有霍城

之族又否與
國同姓以爲
子孫不祧之
甚豈知穀子
分晉之嫌俱
伏於此最妙
起二行叙得
有勢

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韓以爲大夫。王爲曰：「大子不得立矣。」
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不如逃。
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父欲立季。適子。知其
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難去。猶有令名。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爲晉殺卜偃。晉掌卜曰：「
畢萬之後必太。萬盈數也。魏大名也。孔疏：魏爲以是始賞天。
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萬解。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
數其必有衆。有衆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震下坎。
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屯。辛廖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陰難所以爲堅固。震爲土。震變車從馬。
震爲車。足居之。震爲兄長之。震爲母。震之母。震爲衆歸之。坤爲

六體不易

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

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補正國語曰車有震武也

震有威武之象故曰殺按震警百

公侯之卦也

比合也固

里使人畏懼有神武義殺之象

公侯之卦也

安震殺故曰

非公侯之卦按有此合固安殺之四德

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

復為公侯也傳為訓之子孫象多張本

此與陳敬仲齊篇都為全部世家之冒而實有不同彼

則深惜桓無賢嗣國將陳有而歸之於天谷舜德桓無如

何也此則極寫獻公軍威所及三國立亡天道好還不仁

之人詎能裕後其蕃昌者轉在他人也傳之所以扶世教

也一下兩截又以大子為主公與大子分將二軍與趙畢

同滅諸國兩人之功未必過於大子乃畢萬得衆利其子

孫萬盈數也而大子先為之極魏大名也而大子將冒不

趙之名。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而太子毋說。其子弟間。其兄骨肉。乖離。衆邪不附。頽然孤處。而無以託足於晉。是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而太子未卜所終。寫畢。萬處無非。反托太子也。士蔣說到與其及也。竟似歇後語。蓋咽喉欲絕。不忍多綴一字。欲太子出亡而申生不答一語。吾知其早擠一死也。

經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經歷蓋齊人僞徙之按今山東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

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王子

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者以示譏。秋八月辛

丑公薨

賁弒者皆史策諱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邾有淫行與

試諱身負二惡

畏公子慶父出奔莒試問冬齊高子來盟

侯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予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鄭莊

其師

可謂見幾而作城以死何也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經）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說）大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虢公勤王。敗戎與齊桓。聲勢相倚存之。周室之輔也。爲晉獻所併。惜哉。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喪畢。卽吉。在二十七月。今距莊薨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譏之。望溪曰。淫逆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早用吉。以變人耳目。其所謂禘。趙氏曰。蓋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此慶父欲侈尊先公。假禮物以張大之。至

僖公禘於太廟則真禘矣故僭郊禘皆自僖公始詳見僖八年

僖公此兩入

仲下平截其

又云此係其

仲仲故成風

又云前云賦

若與哀姜

無步到此事

初公僭奪卜斷杜解魯大夫時公不禁公則此年入歲仲愛奪斷田斷忿其傳并秋八月辛丑其仲使卜斷賊公子武聞及公故慶父因之公則此年入歲仲愛謂之聞成季以僖公庶兄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入魯立以為僖人歸之及密魯使公子魚也請不許哭而往其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季子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畧禮成喪也左逸刑莫侈於弑逆淫莫醜于殺上慶父再弑而又通君之室以希得國魯有司寇將誅之孟叔同立叔牙之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其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

元紀哀公

殺之千夷以其尸歸爲值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按向氏謂當即其死所葬之然夷爲魯地當

出魯境葬之耳傳公請而葬之

門弑慶父得而有國哀姜方幸之而倏然抱頭各竄此何爲也杜亦以爲友自邾告之非也時齊桓有討賊寧魯之心南陽之甲高子將至聲息直達於魯於是各自逃死其逐其奔皆爲高子也著齊桓之功也不云伐魯賊已出奔無所爲伐也若云齊侯使之來盟則討賊之義反不著魯史欣幸之辭曰高子來盟一盟之後君定國安而無事而夫子因之也哀姜通於慶父叔姜則否大歸於齊豈不誅之桓而益其怒乎故州吁石厚之執戴嬖與有功焉哀姜慶父之死叔姜與有力焉

汪云三桓所
留一大轉所
前叔仲叔今
特志季氏已
見經下下姓
手文三層並
下步步見異

問百詩曰按
吾卿張文潛
生而有文在
其手曰未故
以爲名而字
大潛陸機觀
云

成季之將生也。桓姜使卜楚邱花陽魯季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凡八皆右手用事。開于兩社爲公室輔。周社在左。左社兩社之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下乾。離上之乾三三乾下乾止乾大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大有之乾三三六五變而爲乾。之辭也。乾爲君。父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疏云離是乾。干退變爲乾。故云同復于父。國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與君同也。按此內乾君父也。外離三爻三家也。而五變爲陽與之合。正如三桓鼎足而內三陽覺被堅無勢。故有專國奪君之應。然內卦始終不變而離爲臣子。雖已逼君猶未離其類。且上下皆蒙陽德。難或以邪謀。正如魯采周禮而季終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注傳起季氏事不飲筮也

春秋人物表表者傳皆不載其降生之兆。卜筮占夢之祥。而獨於齊之陳氏。晉之魏氏。魯之季孫。津津樂道說者謂

左氏之說而非也。蓋春秋始於隱桓而作春秋實始於定哀。定哀亂極之世也。聖人之憂懼由茲而極。左氏之悲憤亦自此而深。卽以魯言之。周公之裔魯公之後。其間賢卿大夫輩出。前有柳下。後有孔子。篤生其地。何至篡弑疊見。國爲權奸所踞。而君如寄生。無所歸咎。則天實爲之也。盛世之天理與數合。亂世之天數與理睽。成季之生。先有異兆。與魯終始。而其占卒驗。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已將魯國二百四十二年。專政奪君。盡揭於此。齊陳氏晉魏氏亦猶是也。傳爲鋪張。豈美之詞。寓扼腕悲愴之意。豈爲亂臣長其聲價哉。

古直家曰：此章之士大夫自

終。計。三。月。秋。公。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豕。軒。者。杜。預。解。將。戰。

保致未聞
一則公之
是亦公之
也
此分兩款上
叙滅衛事所
以移明衛滅
之由下叙立
戴戎清功由
齊桓所以發
明經不背滅
之義也中間
點出子女五
人正是其亡
轉軀
周云歸風瓦
解如入無入
之境言滅城
滅之易也
又云靖姬
列無有與一
旗以相救援

國人受用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
決王與寧莊子速矢使守曰以此贊也國擇利而爲之以當
決斯矢示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章順其渠孔御戎子伯
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榮澤衛師敗績史記
死逐滅衛君死國無經不背滅者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秋已
與鄭州之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
榮澤不同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
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夷狄畏鬼故恐乃先之至則告守石齊二曰不可待也夜與
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石齊二曰不可待也夜與
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初惠公之
卽位也少五年十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也
昭伯強之生齊子按謂女於齊者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不可強之生齊子按謂女於齊者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向迎立遣成
乃在宣妻數
子頃也
人云許不能
派夫人所以
其壯大者
到情何城
之與故夷
故宋齊之中
西云抽出文
公文公典衛
也何寫齊子
齊侯封衛也

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
齊濟夜渡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勝之民
爲五千人共及勝立戴公以廬舍于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
詩作許穆夫人賦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衛之亡齊侯
使公子無虧齊桓公武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
曹車甲之賦異于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與門具曰和門村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魚皮爲飾重
錦三十兩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四也

此分兩大段上段說滅衛君死國亡曰滅則全軍皆覆懿
公與渠孔子伯諸人皆盡矣二守與國人將渡河東走狄
又敗諸河則宮中府中亦散亡盡矣遺民僅男女七百三

十人及其膝二邑之民舍之五千人耳奔竄死亡之慘未
有甚於衛者。後段爲衛中興提出子女五人而皆賢。或曰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也。康叔武公之德之盛。何至不祀
忽諸。時當大劫。不可無此會聚。故有文公而後衛中興。有
戴公而後厲。漕有齊子而後公子無虧。成漕有宋桓夫人
而後宋師迎於河。有許穆夫人而後控於大邦。與齊桓同
謀興衛。可知一敗塗地。死灰復然。當其機德茂行之時。而
亨屯傾否之人亦並生焉。此祖德宗功之源。遠根蟠而數
尺之朽。尋丈之汚。皆不足以蝕之者也。讀左者不但當
諦視之。尤當細聽之。如此篇諦視之。懿以好鶴亡國。凡玃
矢繡衣祭服。魚軒重錦。首尾映耀。將衛國一種荒涼慘楚。

景狀寫得綺錯錦麗及細聽句中有奔突之軍有戰敗之卒有徧野呼號有遺民擾攘有夜舟爭渡有車馬馳驟使千載下悅耳邊百刃交攢而不明叙出者蓋亡國之慘不忍形容也宣王之世王師敗績於姜戎馴致驪山之禍

東遷以來戎狄遍中國春秋之初狄最強滅黎滅衛滅邢伐晉戎且伐周執凡伯未有能正其罪桓文疊興諸侯聽命於是淮泗伊雒之間諸戎皆惴惴不敢肆且北戎敗於鄭又敗於齊狄屢敗於晉長狄亡於宋魯西戎取於秦及白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陸渾蠻氏無終之屬皆敗滅於霸主終春秋之世戎狄少安者盟主之有以制其命也

鄭人惡高克

杜解

鄭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杜註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他無所據以殺申侯傳知好利爲鄭文所惡因懸擬克之見惡亦以此耳夫鄭文殘忍過人如執王臣殺二子皆優爲之使克專利何難數而誅之而反授之以兵耶故孔疏以爲無罪可告諸侯是也且文公非忌虎而假之翼也清邑之兵非其素將翔翔河上人心自離及師潰而歸則欲止不能欲歸不可不得不舍鄭而奔經變文曰鄭棄其師不書高克出奔歸獄鄭文而是非定矣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臬落氏

杜解赤狄別種里克晉大夫

諫曰大子奉冢也

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

此亦叙殺申生始末言獻公非即有殺之之意而退

借甲生之死也作兩義若上論帥師之失下論佩服之危總以寡人有子二語爲注照

獻公侵指然得明里克最理會得到極矣最處還得宜總不出一遊牛

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誓軍旅宜號君與國政正之所圖也非天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則不孝是爲帥師失其官也且臣聞泉落氏將戰君共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教之以軍旅謂將不其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天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疏云其半似佩之金玦以金狐突御戎先友爲右外禮父也爲申公服注御申生以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也梁餘子養爲大子將上軍

通篇逐層脫
口可順或逆
去物或順或
亮之音一聲
欲哭更何從
下一斷語便

軍夷羊舌大夫叔向爲尉軍先友曰衣身之偏牛握兵之要
御佩金珙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乍兵要
將止軍威威在已親以無災又何患焉孤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遠災威在已親以無災又何患焉孤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歎先友爲衣身之章也章貴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故敬
不知吾心衣身之章也貴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故敬
其事則命以始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用其衷則佩
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補正佩之今命以時卒閔
其事也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燕組纓佩以金珙
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閔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寒涼殺離言無溫潤快如環而缺不連佩以金珙
有寒涼殺離言無溫潤快如環而缺不連佩以金珙
而寒玦如環而離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于養曰帥師者受
缺離不相連屬離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于養曰帥師者受
命於廟受服於社服宜社之肉以有常服矣韋弁不獲而

馮云通篇
活潑切文
意其本盡
以歌後語
作一持足
態度修

極偏命可知也。朱純今大子不得常服而死而不孝不如逃衣雜色之衣君命可知矣。
之罕夷曰：「尤奇無常。」甚色奇怪。金玦不復。補正人臣賜玦雖則去故曰不復。
復何爲？君有心矣。按君有心使。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疑。
之言雖任夫曰：「盡敵而反。」曰公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讓。
不知遠也。去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
忠，雖知其桀，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宋解雖知君心寒薄，然去之是取不忠不孝。
之惡。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告也。周桓公云：「
事在桓內寵竝后，外寵二政，雙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十八年。」齊正驪姬嬖，立可必乎。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補正驪姬嬖，立可必乎。
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善故言執典。
危身以召罪。

首段是下六段之冒。里克之諫曰：「冢子曰：『嗣適明明射者，嬖孽奚齊而難於顯言。』故謂大子當問視寢膳，不可命以出師，并不宜使居曲沃，公觀其意曰：『未知誰立。』」破冢子嗣嫡之說。此際更何從贅一語？其教大子也，脩已而不責人，所以盡孝免難。後世張曲江之爲瑛謀，真西山之爲竑謀，皆如此。大子率師以下，偏衣金玦，故爲不情之賜，盡敵而反，故爲不情之言。明明示以避去，使我立奚齊耳。而由生全不會意，遂致聚議哭堂。先友之言非迂也，父子天性豈有猜貳盡敵之言？不過策之立功從尋常倫理，忖度不忍以私意窺之也。狐突則早辦一逃字，却含而不露，專就衣玦零星洗發而歸到功必無成，梁餘子養便趁勢想，出

逃之一策。罕夷又從衣佩上巾。明之先。丹木又從公盡散之。言推進之皆力贊其逃。於是狐突以爲甚合。已謀束裝。欲行。已是羣山萬壑。赴荆門矣。忽羊舌大夫別開一機。以爲逃不如死。正如峰來天外。非可意度。人皆知其不可。而大子却以此爲定盤針。於是乎將戰將戰者不肯行也。其立意。在死猶冀立功倖免。不知戰而有功。其死愈速。狐突因將姬嬈齊嬖。明白指破。謂卽不能行。亦不必戰也。說到與其句。更不多贊一字。與士蒍如出一口。

事親之道。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况欲殺乎。爲吳太伯不易之法也。前篇士蒍猶以復國爲望。尙寬一層。至此時勢一步緊一步。狐突云。雖勉之。狄可盡乎。則公於賜玦時。早有

盡敵之語傳不明叙以先丹木既迷公言則已補足前文也。又晉語云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譏言益起此傳竟無收拾傳之意謂申生不行惟有一死初不關戰與不戰功之高與不高深爲申生惜也。

成風

杜解莊公

聞成季之縣乃事之

縣卦兆之占辭也。楚望

成風事仲義同

而屬倍公焉故成季立之

通說人臣竊交宮

求事志于他時

國之厄奸也

國之厄奸也

閔弑信立總歸根於此數語足定季友之罪案

信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

忘其滅亡之國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莊解大布衾有大帛厚紵所注言其儉樸耳杜云諒國之服非

邢如有風定有木瓜之時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元年革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與定之方中相表裏衛文中興之功也傳附綴於此
有微意焉蓋邢衛並爲狄滅而衛尤甚竝賴齊桓之力以
復國不二十年邢復滅於衛不能發憤自強如衛文也故
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之後附綴此段爲衛文幸正爲邢
侯惜

此又爲國亡而圖中興者立一標準勾踐棲於會稽臥薪
嘗膽其開衛文之風而興者乎

左補義卷之八

受業毛 昇增叅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塏 塏 塏

傳公一

孔疏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弟成風以惠王十八年卽傳謚法小心畏忌曰信

經

成王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于聶北

者案兵觀變以待事也聶北邢地按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聶城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按直隸邢臺縣西

有夷儀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

薨于夷齊人

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薛之會通歸歸

二月喪

楚人伐鄭荆始改號曰楚張。八月公會齊侯宋

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櫟

宋地我河南陳州黃縣界。九月公

敗邾師于僂

邾地當在山東費縣南

冬十月壬午公孫友帥師敗莒

師于鄆獲莒挈

莒子之弟鄆魯地。鄆力知反挈女居反。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

氏之喪至自齊

傳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

惡禮也

按史官之禮

非爲公出而不稱即位也公爲閔弒而出君弒則嗣君不

忍行即位之禮也傳嗣閔位亦嗣君也劉氏不體會傳文

妄加非詆誤矣

諸侯救邢

杜解賁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邢人潰出奔師

奔邾北之師也邢

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

補注傳見以自遷爲文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

侯伯救患分災孔疏有災害者分之財物討罪禮也

閔元年狄師在邢齊師出而邢圍解然未嘗大創狄也猝然入衛衆潰散而齊不及救桓公有鑒于此次于聶北知其必伐邢而預待之也桓公用兵持重師于聶北以爲聲援狄懼而遁則師不勞而救有功也狄不畏而邢卽不支狄終不敢入邢亦逐之易也乘其易不犯其難此桓之慎也傳于救邢之下云邢潰奔師則不與狄戰而奔赴諸侯之師也云師遂逐狄入狄欲偏邢而諸侯逐之去也啖叔佐猶云書次爲不速赴邢未被狄而先次以待猶云不速乎正月逐狄六閔月城畢始還猶云失救道乎書次書救書城皆予之也傳曰分災討罪發明經義盡矣

秋楚人伐鄭。鄭師齊故也。盟于平。補注經言會謀救鄭也。杜

榮鄭種也。地有二名。經蓋謀伐楚而未能圖城衛也。

自子元之亂。楚師不出者五年。子文爲政。國勢益強。此第

一次猾夏也。桓會極謀之不同。宋襄之浪戰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杜解邾人既送襄

戍虛邱。欲以侵魯。公求于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要而敗之。虛邱。邾地。按當在今山東費縣界。

公窮則依邾得志伐之矣。會極同盟。後則敗之矣。

冬。莒人來求賂。杜解求還。公子反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

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按今山東寧陽縣

境。

莒人以慶父歸魯。因以賁賂。深入魯邊。友以全師詐敗。獲

之較乘邱長勺之勲遼東豕耳。乃曹劌子偃不聞上賞而友公然受邑受田報功耶。毋命耶。不知二君之亦血未寒賊臣之蔭誣如故國勢粗寧遠謀封殖遂成私門數十世不可拔之根株安社稷之臣顧如是乎。傳云非卿言所獲不足重也。嘉獲之也。言公嘉其獲故賜以汶陽及費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解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異非父母家所宜訓也。按蓋當時魯人有是言故傳述之。

齊桓英主也有鑒于文姜之失故以鄰國之君明施天討取哀姜殺之。吳草廬曰自此諸侯無敢有弑君者。霸者之有功於世道也。書齊人討罪也。夷杜云魯地書以歸姜得罪于魯生不得受魯之養死不得安魯之土皆所以

絕姜也不稱姜并絕之於齊也書夫人書至僖以夫人之禮迎之也

經

癸亥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杜預曰不言城楚丘者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反哭成喪故稱小君虞師晉師滅下

陽

平陸縣東北爲故下陽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

盟于賀

江國名按河南息縣賈宋地今山東曹縣西南

冬十月不雨三年楚人

侵鄭

經

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杜預曰君死國不書所會後

也

或曰恒有全衛之功而未嘗有封衛之事舍其功而刻求其過爲善者懼矣予曰非也凡諸侯封國王命大臣往營

其城邑。黍苗之詩曰。肅肅謝功。召伯成之。蓋申伯出封于
謝而召伯城之也。黍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
公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
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齊桓之爲功。爭衛大矣。城楚邱而
不請命于王。固曰城也。非封也。然與封國之事。何以異哉。
或曰。城邢何以恕之。曰。非恕城邢也。桓公率宋師。曹師。救
邢。邢奔于師。而徙于夷儀。卽以救邢之師。助其掄捄。亦猶
齊城小穀而魯助之耳。若狄之入衛。時桓公命城楚邱。而
遷之。或同盟諸侯受役。或魯獨受役。皆可無辨。而其規模
較召伯仲山甫之城齊。謝則更過之矣。而無赫赫之王命。
不謂之專封。得乎。曰。城楚邱。畧之也。傳以魯不及期。蓋失

以直一何爲

注云已語

以之京成
作唐傳見

之衛遷在前當書城衛。卽遷在後當書衛遷于楚邱。或曰朝歌已失亦庶乎漕耳。當書衛自漕遷于楚邱而皆不然。畧之也。後城絳陵不書遷杞亦猶是也。

晉荀息

杜解荀叔也

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號

屈地生良馬也。轉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騾。追晉適公。號遂出于虞故借道按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泉。

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按附公曰宮之奇

虞忠

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也。而不能強諫且少長

於君。林庭宮之奇自君聰之雖諫將不聽必親而狎之乃使植

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剽三門。冀國名。則虞

民虞至郊而攻其三門。冀在冷山西河津縣東北。又冷子道

亡丁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冀報伐冀使病將欲假

道故稱虞強以覺其心。

陰謀爲已
而不必恃
爲奸商

師先伐者起
師爲出受賄
後一初與會
正是實寫程
改虞先賄故

爲不道保於逆旅。客舍也。號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按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左。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出則侵。退則保。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問號伐已。其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官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按莊二十六年秋。號人侵晉。冬。又侵晉。荀息云。保于逆旅。以侵南鄙。非誣也。是晉爲報復之師。猶情之常。而虞與號從無過惡。忽爲晉先驅。是晉之陰謀其罪。後而虞之貪賄其惡先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莊解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

齊詩以邪。內奄官。豎邪。始漏師于多魚。地。關傳言邪始擅貴。龍漏洩恒公軍事。爲齊亂張本。

陳錫元曰非
天寶無之亦
自晉也豈安
在哉昔人云
樂失金銷此
洪範也

傳于齊霸赫奕事懸空著此一語直從根本上發明寺人
漏師相不加罪尸蟲出戶外其禍機已伏此

號公敗於桑田

杜預號地按今
河南鹿邑縣

晉書曰號必亡矣亡下

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

所以

而益其疾也生疾必易

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稔熟也爲下五
年晉滅號弱本

傳于號公節節寫其必亡而于其則不下一語不記一事

蓋深爲號惜而虞則不足惜也

冬楚人伐鄭闕章囚鄭驪伯

經

甲子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杜預一
時不雨則書

不爲

徐人取舒

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林

舒爲齊人通伐楚之徑也

今江南泗州北有古徐城舒
今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

六月雨

示旱不

秋齊

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林解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陽穀齊地按山東陽穀縣東北陽穀故城

是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蒞臨也

。楚人伐鄭

傳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

爲災也

杜解周六月夏四月于播種五稼無損

穀梁氏曰不雨者閔雨也雨云者喜雨也有志于民者也

若文公則變例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從省減

著其無志于民也李廉氏曰經書雨此爲特筆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二年楚侵鄭故

前曰服江黃也不遽以謀告之此曰謀伐楚則江黃交固

以伐楚告之矣蓋江黃逼近楚之東南令其爲犄角之勢

召陵之役楚師不出亦恐江黃之乘其後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弒友如齊，出盟。社解：公時不

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

楚人伐鄭。釋義：魯人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

我。勤也。棄德不祥也。

黃東發曰：自元年至今，楚兵三加于鄭矣。汪氏曰：齊桓不

能救，而孔叔云：齊方勤我。知于極于貫于陽穀之會，皆伐

楚救鄭之謀也。愚謂魯未與陽穀之會，而齊侯遣人請尋

盟，知桓于他國亦如是也。此桓之勤也。

齊侯與蔡姬社解：齊侯夫人。乘舟于圉，溺公。為搖也。固死也。公懼。

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侵蔡，傳稱往當時適。

有是事，假此爲名。

出楚人不意。

蔡人嫁之恃楚也。蔡服于楚，故以此爲侵蔡之兵端。卽爲伐楚之過筏。

經

乙丑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羣民逃其土曰潰。遂，兩事之。按：楚羣民逃其土曰潰。遂，兩事之。

進而次陘。陘，楚地。按：今河南鄆城縣東爲召陵故城。

夏，許男新臣卒。

按：新臣卽許叔。在位四十二年卒。

倍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大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與謀曰：及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

八月，公至自伐楚。

告于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蒍

帥師

會齊師，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蒍叔牙子。叔孫戴伯援。

國未

去會諸大夫。

侵陳

國自此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而甘心卽楚故齊桓

伐楚傳其叙

賈云甫

唐公四

七

齊桓之功無一不備見其

燕次公曰則
野莫大於王
黎管子首責
包茅雖是不
得亦不成則

先事侵蔡。披楚之黨也。陳傳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楚界猶未至還稱所近。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猶不相及。生言齊楚甚遠。雖牛馬之風者猶不相及。不虞君之伐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周太保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旁楚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附注司馬貞史記注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竟。無棣乃遠西孤竹。服虔以爲大公受封竟界。不然也。蓋言征伐所至之域。林解楚方問涉其地之故。不應歷言受封。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茅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漚之。以酒爲縮酒。尚書荊州包匭菁。昭王之孫。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征。云縮酒。去澤也。詩而下赴諸侯。疏云。舊說漢人。以膠膠船壞而溺。國人諱而下赴。諸侯疏云。舊說漢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壅。昭王而下赴。不知本出何書。補正齊侯以爲楚

韓字作合而
力字作開可
屈完意也
以開年爲合
而以合年爲
開便爲本則
山身少地步
齊於是屈林
力遠多
通體純用排
句粘以轉力
起承而復以

罪而問之以
上答他何故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孔亟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進次于陘楚不服
進齊按水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
于召陵完請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齊侯
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
已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
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
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
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名漢水名言其險固以當城地按言我只當
關拒守大兵安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能至我城下耶

桓五年鄆之盟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爲中國巨患儼然

方城漢水討
收斂上西東
西南北是後
是問皆文影
而錄

王執自彊。漢陽諸國。幾以爲東南天子。數十年來。惟有事
楚。貳楚求成于楚。否卽爲叛楚。孰有統八國之師以伐之
者。管仲提出命我先君。天子命之也。賜我先君。天子賜之
也。包茅責供。侃侃而談。曰是徵。曰是問。彷彿大司馬張九
伐之威。聲罪致討。楚使曰寡君之罪也。彷彿賊臣俯首伏
罪。二百四十二年。列國猶知周室。管仲之力也。然不能明
斥其僭王猾夏之罪。蓋此時敵手爲令尹子文。兵練勢強。
無瑕可攻。非如子玉子反。可以計取。故舉其小過。交吾遠
引。明使易以爲詞耳。或曰齊桓伐楚一役。千里齎糧。以烏
合之衆。當全盛之敵。只得草率結局。亦未盡然。夫桓以春
正月乘蔡潰之勢伐楚。斯時師未老也。然計出萬全。以爲

戰而屈人。不若不戰而服。故據其險要。以示欲戰。及楚使有謝罪之言。輒麾軍退舍。頓兵四閱月。未嘗旁掠一邑。俘馘一人。亦未嘗超距投石。以示勇取威定。霸以示謀。按兵不動。但嚴部伍。晝夜巡警而已。堂堂正正。純以德禮相招。此楚人所以感之而心服也。云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蓋感之者深也。聖人至仁之心。不特八國之民不忍傷殘。卽僭王猾夏之楚人。亦不忍戕賊。乃全軍而還。敵人自服。在所亟予也。所可惜者。仲以掀天揭地之大題目。而偏走狹路。以扶危定傾之大經綸。而僅得小成本領。不優規模有限。夫子所以爲器小也。或曰。未見楚君。但盟其大夫。何功可叙。亦非也。古者以城下之盟爲耻。師至楚地。強敵

歛兵不戰使其大夫來盟則勝在齊矣夫秦師渡河晉兵不出卽以爲霸況如師乞盟乎故先儒以爲楚服也嗣後惟晉悼蕭魚之役差堪媲美然良霄之執終不如屈完之盟。

董次公曰管子平王室討諸戎伐楚不敢與周爲難暨楚衰秦盛虎狼之國虢走六王一東周君而不敢遽革命焉則春秋以降之周誠管子手筵之歷雖戰國以來之周亦管子神祚之基而伐楚者併以懲秦寧不功高一代之天下哉孔子之刪詩也檜之卒篇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傷天下之無霸也天下無王不得不憶負扈之周公天下無霸而亦何能不悲創霸之管子故孔子所謂如其仁

馮云申侯與
之費故在
相見已說
兵類相反則
獨見已說
長相類則
形後說可惜

者殆深有意焉。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

杜預鄭大夫

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當有共給之費故在

若出於東方。

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

徐夷也。視

申侯曰善。

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申侯見曰。師

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

資糧靡屨其可也。

其資糧靡屨。按申侯雖忠于齊。齊侯說與之

虎牢。

還以鄭執轅濤塗。紀思濤塗不忠于齊。實忠于

色賜之執。轅濤塗陳不從其謀可也。何必執。

或謂傳于申侯語中。點出師老矣三字。以明師不可用。而

召陵之盟。爲倖細按之。亦謬也。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是管

子一生大主腦。故北杏以後。每事動出萬全。而楚之子文

亦動出萬全。正如奕者對局。兩兩敵手。自著著照應。決無

德禮往而以強暴反者。況包茅之責業已伏罪。自春徂夏。未見致師。召陵之盟。仲自在掌握中矣。如真欲用師。何待師。老師老仲。豈不知何待侯。言執棼塗者。蓋觀兵東夷。甚合桓心。然此時楚人已服。軍心已懈。不比次陘之時。諸國俱有禦楚之志也。申侯一爲指破。又加供其資糧。屏屢一語。隱然見棼塗主意。在此觀兵之說。不過借以愚齊耳。桓以申侯爲思。以棼塗爲詐。而執之左氏。黜出師老。正形容管仲料敵之審。修禮之至也。夫內政軍令。齊師久練。楚卽不服。何至八國之師。爲楚所敗。不然。自處危道。使進退無據。卽庸懦如趙文子。猶不肯爲。而謂天下才爲之哉。

秋伐陳。討不忠也。

以棼塗爲誤軍道。

王者之師若望雲霓。卽後世名將餓死不撈掠凍死不折屋有取民間一草一木立斬以徇何至師過而陳病公羊氏曰師不正也是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

社解男而以侯禮加一等

凡諸侯薨于朝

會加一等。

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爲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

謂以死勤事

於是。有以衾歛。

衾衣公服也。謂加二等。按傳泛言周制子男葬禮非謂許男以衾歛也。

傳曰卒於師桓公葬之以侯禮而經但書卒趙氏曰遇疾

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也。按成十三年伐秦曹伯盧

卒于師襄十八年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皆上書伐國其

下更無餘文不別之以卒于師似終於國矣。若召陵之役

許男與七國諸侯同次于陘下書屈完來盟于師則上下

俱○言○師○許○男○之○卒○不○于○師○而○何○哉○設本名故不必別之以
卒○于○師○而○義○自○明○且○如○歸○國○後○卒○許○人○赴○告○必○在○召○陵○既
盟○之○後○夫○子○何○以○先○書○卒○而○盟○也○齊○桓○伐○楚○甚○誇○其○兵○力
方○與○屈○完○乘○而○觀○之○豈○肯○許○國○一○軍○揮○之○反○國○且○桓○何○爲
而○請○於○天○子○葬○以○侯○禮○乎○故○必○從○左○而○經○義○始○明○亭○林○以
爲○舊○史○闕○文○亦○非○也○

許○男○卒○于○師○何○足○爲○齊○侯○頌○而○穀○梁○以○爲○內○桓○卽○使○疾○篤
歸○國○亦○不○足○爲○許○男○果○而○劉○氏○胡○氏○責○其○貪○生○亂○死○皆○說
之○甚○頗○者○也○經○葬○許○穆○公○從○內○大○夫○會○葬○之○詞○或○謂○左○氏
誤○認○經○穆○公○爲○公○甯○故○有○此○論○益○謬○矣○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

大夫
謹也

陳止齋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與弒子般。公子慶父謀弒閔公。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故謹志之前。書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見三家所從始也。陳成而溝塗釋。猶見齊桓之恕以待人。不比晉文之刻以報怨。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

人曰。雖短龜長。不如從長。解理長蓋就立驪姬一事言之。而

非謂短龜有長短也。村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非解

繇也。攘除也。渝美也。稱解言專一薰草一蕝草。十年尚猶

有臭。言善易消。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夷齊其娣生卓子。及將

殺申生。前
爲一步。果
其至此。更
不
六子四子其
下及此。其
立夫人叔起
桓爲夫人則
子也。殺申生

之故但已見
前篇故一
自足里克成
其其非大矣
然詳叙則於
姬反賓而寄
侯之罪不著
故用師字據
通正歸重驥
姬

公中春已久
辨必不行姬
必不死申生
以父子常理
於其父不殺
以非理測父
也其誰納我
公與侯俱

前之謂言
老矣

立奚齊既與申大夫克成謀我君將立奚齊吾對以中立

日惜也。不如曰不信以執之亦固太子以攝之多為之故以

變其志。志少疎乃可問也。今子曰中立固其謀也。稱疾不朝

三旬難乃成。傳以成。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必速祭之

謀加克。克不得辭矣。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必速祭之

言求。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賓諸宮。六日公至。毒

食。而獻之。毒酒經宿。醉敗而公祭之地。地墳。自外至。不可不飲

而獻之。經六日。明公之。而公祭之地。地墳。自外至。不可不飲

故令公祭地。毒酒至地。與犬犬蹏與小臣小臣亦蹏。姬泣曰。

地為墳起。扶粉反。與犬犬蹏與小臣小臣亦蹏。姬泣曰。

賊由犬。犬子奔新城。之宮。詔當時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

奔新城。猶冀父之諒已而免之也。或責其公殺其傅杜原款

不即死。謬甚。新城即曲沃。今山西聞喜縣。公殺其傅杜原款

按公殺皆以里克為太子傅。記載互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六

弓以狐突為太子傅。記載互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六

日之狀。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

自理。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曰。子其行乎。

申生本非
嫡父之過傳
述之覺上文
知言之得行
下文太子之
外二子之亡
皆以此爲指
新

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

申繼于新城

按公未嘗命討大姬遂諸二公子此時猶可遣去

大姬遂諸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子時在朝爲明年晉殺申生傳

呂圭叔曰董仲舒云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則獻公者前有讒而不見故蒙首惡之名申生者遭變故而不知權故陷父子不義

真西山曰驪姬之殺申生也其機變甚巧矣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以闢地啓土中其情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于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

之可喻也。其言曰：精察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察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點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石顯之陷蕭望之，亦猶是也。然猶恐獻公之未果子殺也，則又夜半而泣，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公死，公懼而謀之，又勸殺之以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啟矣。然猶慮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軍之罪。申生至此，無逃死之所矣。然猶慮大臣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可知也。又使優施以杯酒從容歌舞，微詞以譏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無復事矣。申生死，二子奔，無不如優施所料者。然奚齊

卓子立而里克弑之。夷吾不終迫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至二十年。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危國亡家之本也。申生爲異。太伯策之上也。至帥師棄軍而逃。不如命。居曲沃時矣。若獲罪之後。適海濱而處。猶不至盡彰父過而惟以一死謝父。不亦悲乎。

經

丙寅五年。秦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杜解書。杞伯姬來朝其

子

伯姬來朝。年成風也。按朝其子者。禮諸侯世子有相朝之義。此以子伯姬故。母率而行之。張氏曰。杞伯姬來朝。終

夏

公孫姑如牟。叔孫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公及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

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稱孤衣裘之會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

歸不盟。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

同齊桓行霸。真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望而書方不
是空望古而
備方不是徒
書作兩層寫
山

楚人滅弦子奔黃

楚國名按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

九月戊申朔日有

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杜預周正月令十一月冬至之日南至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視朔親告朔也觀臺土構屋可以遠觀者也

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嘗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

啟閉必書雲物

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開立

公者口官掌其職疏云卿象云以分至觀雲色青爲盛白爲

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

而巳爲備故也逆爲之備

以冬至爲春可見時月並改而夏時冠周月之說義不可

通。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杜預釋經必須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

傳云此皆上
生下文字意

生既微使
可直接二公
子山亡傳追
叙士為樂城
一段議論以
為後文緣起
早悟其言太
子可以不死
二公子亦可
不奔宗子維
城乃固頓紂
首一國三公
乃反映為屈
以見公前既
失之申生後
又失之重耳
也而重耳自
此興矣
周云父子而
曰是降反古
以窮其天性

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宜薪焉不謹夷吾訴之公使讓

之讓謹士為稽首而對曰孔疏稱首拜臣聞之無喪而感憂

必讎焉補正皆應也詩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寇讎之保

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

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

如之言城不如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退而賦曰狐裘

尤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為自作詩也尤茸亂貌公夷王

訴為公所讓重之則為固結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尤茸音蒙戎適丁歷反及難公使寺人披

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

披斬其袪袪迹也奔翟朱子曰驪姬之亂詛無音羣公子自

夫便是六卿是晉無公族後以郤之子為公族大

公族大

殺申生。傳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閔元年。晉爲大子城曲沃。築蒲與屈。當在此時。此就伐蒲上追想。士蔿城蒲屈時。已逆知有今日也。然士蔿於曩時。如何突說讎字。因尋出無戎而城一段道理。他日必爲仇保。其於時事絕不提。起而風刺。顯然一國三公。杜指城蒲屈事。固是然蔿之意。謂公與奚齊爲一黨。二公子又各有私人。尤其瞽瞍正不知其何所終極。及難作。公使寺人伐蒲。蔿之言。字字左券。而重耳翻曰。校者吾讎。將前四讎字。冰銷瓦解。蓋父讎其子。子必不可以讎其父。說得仁孝。藹然後此仁親爲寶之言。卽本諸此也。

士蔿城曲沃。嘗勸大子出亡。蒲屈貢薪。有意動其詰責。特

首止之會。傳
大略。而傳
只三字。盡之
非也。蓋此
出。不。得。解
也。若。則。太。子
與。桓。均。似。要
君。文。不。似。此
子。張。皇。而。抗
公。心。事。如。見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下。固。宗。子。三。字。爲。太。子。計。也。而。傳。則。又。重。在。三。年。尋。師。爲。伐。蒲。作。引。起。耳。蒲。屈。寘。薪。重。耳。不。訴。已。高。出。夷。吾。一。等。明。年。伐。屈。今。先。伐。蒲。重。耳。尤。爲。姬。所。忌。傳。以。伐。蒲。叙。此。作。結。正。見。申。生。死。而。國。爲。重。耳。之。國。夷。吾。不。得。而。爭。也。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

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探微此虞舜不告而娶之權故聖人許之以視四結之類爲太子死不可與同論也

惠王將廢太子而立王子帶。齊桓欲救正之。伐楚之後。復

爲首止之會。請世子下臨以增重。于是王遣世子來穀。梁

謂世子。會王命。會齊桓是也。或謂世子私會者。謬也。當是

時。桓未嘗明告于世子。世子亦未嘗明告于諸侯。及至會

言句見旁觀
者得極清而
工於諸人者
已忘人將語

孝凡傳王命
公伯只爲
伯亦只爲
中節節
王命

桓。率。諸。侯。旅。見。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爲。鄭。而。世。我。之。位。
定。于。是。諸。侯。同。盟。而。皆。默。喻。乎。桓。之。心。一。腔。忠。悃。權。衡。之。
之。先。儒。謂。晉。頃。寧。王。室。于。已。之。後。不。若。齊。桓。能。已。患。于。
未。亂。之。先。傳。曰。謀。寧。周。也。足。以。發。明。經。子。齊。桓。之。義。矣。
陳。轅。宜。仲。滑。塗。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
邑。齊。桓。所。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
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按。諸。侯。爲。遂。諧。諸。鄭。伯。曰。
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糾。率。召。鄭。伯。曰。吾。無。女。以。從。楚。輔。之。
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太。子。位。改。名。鄭。伯。使。叛。齊。也。何。
援。言。鄭。有。晉。楚。之。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援。可。以。少。安。無。事。

亦以王爲鄭
其也那曉都
是隔影文字
工何符爲動
其爲叔帶其
平而無管臣
在幸孔之類
幽妙在道不
顯明使人於
解文字莫會
已

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黨援也○失
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孔疏禪君行師從鄭伯
棄其師衆輕身逃歸

王許世子出會則無疑於桓矣而宰孔老奸素黨叔帶獻
破桓志爲王告之故王使之召鄭以晉未列會鄭有離心
豈欲拒齊以遂其立帶之私也齊桓辱周攘楚而惠王
乃難以從夷周德之衰至此

楚闢穀於菟滅弦

目杜楚近弦滅之旦夕耳豈齊故所能及
若乾謀黃而受伐歷三時不救此齊之罪

也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如外親也
按道國今

河南確山縣東北栢國今河南西平縣西有栢亭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

注云復字
亦開篇來

公提出宗字
便於宗上指
然將就滅
是將就在一
照則成亦就
也桓莊爲
是從前事一
是更不如
桓莊也金
金證俱作
問之辭使
之

子女作此等事不仁實甚鄭述則已奉王命而服於楚矣
改楚乘間而滅弦弦黃之滅宰孔致之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啓在虢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年二

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車

牙車下陽解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公曰晉吾宗

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

嗣補正不從謂大伯不在太王之側後儒據以証太王葬高

從父命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

爲解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

藏於盟府司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

公又提出神
字便於神上
分制云三
引書一層第
一層至末却
不直說與之
無他德作對
可反持一舉
十分昭快

不願不更舉
然定相處易
字東上起下
通篇詳矣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

昆弟。獻公患其偪也。殺之。親以寵偪。猶尙害之。况以國乎。公曰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爰也。封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孔疏。蔡仲之命。文也。

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云。君陳文也。又曰。民不易物。

惟德馨。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言如是則

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

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

曰。虞不臘矣。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惟月令。冬臘門閭。及

已。補注。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秦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

矣。今案。蔡邕月令章句。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

之。臘史記。秦惠文王初臘。正義云。始效中國爲之。亦在此行

與臘不自秦始。或疑傳作於秦誤矣。臘力盡反。在此行

官公五

問於下僅問
就也抱不問
及虞伯曰克
之克也亦
不克虞所
推在說月
亡虞伯之
不出公之
所料而下
易字可直
拔

也晉不更事矣

不更兵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都

問於事僅

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孺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旗戎事上

振振辰日在尾故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號之旗下同服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孺言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孺言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孺言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孺言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孺言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孺言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孺言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孺言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孺言也

罪虞且言易也

戴逵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書執如執一夫然

傳以一易字釋經義而虞之愚晉之詞皆見節節逼出易字至末方點明宮之奇首批號亡虞必從之滅號自滅也已爲易字伏根因引卜僊一節九月十月之交其卽虞亡之月乎丙子之旦其卽虞亡之日乎號之童謡虞之童謡也號公其奔虞公其執也語語寫號正語語寫虞館於虞遂執之自古亡國未有如虞公之易者故言易也虞公而秦滕矣宗乎哉虞祀而晉脩矣神乎哉晉不以滅二國告諸侯故魯史不言滅古者諸侯各脩職貢於天子東遷後王靈替至遣使來求而不之應齊桓尊周室合諸侯官受方物二國職貢晉代輸於王者齊桓之力也

傳云伐落於
及鄭之時而
伐屈遲王期
年如忘重耳
先其相繼有
於是自令國
思也卻芮之
謀已見一斑

經

丁卯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

在解新城鄭新密按今河南新密縣東南有故密城

。秋楚人圍許。楚子不

諸侯遂救許

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叙

冬公至自伐鄭

傳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

在解大夫

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非

欲校力不能守言

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

嫌與重耳

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同謀而相

隨補正史記述冀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不

伐晉。冀芮謂且及左氏文簡得此語更明。卻去遠反。不

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且穆姬在焉。故欲固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在五年盟圍新密鄭所以

不時城也。補正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

鄭逃首止之盟。而卽楚桓會六國之師。不直抵鄭都而圍

其旁邑。自夏徂秋。但以兵威恐之。蓋招撓以禮懷遠以德。

尊王攘楚無自利之私也。

秋。楚子圖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杜解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

罷兵故蔡將許偃歸楚武城楚地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後唯見

其面以璧為贊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經

楚子問諸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

克殷微子啓

紂庶兄也

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

後除凶之禮

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秋。楚子圖許。冬。則未嘗圍許也。諸侯救許。乃還。則楚師已

還。未聞及冬。又至許也。武城楚地。豈有國許。不降而師在

楚境。反從而降者乎。且師未入許。又何用面縛含璧之感

也。以上傳證之。可知必無之事。以此誣微子。則更謬矣。昭

以謀起是

主

以禮制心以

義制事王者

正已而率物

也持擣以禮

遠以修德

其方所當貢

天子之物疏

云周禮大行

人侯服貢

服物要服

軹貨物

侯服貢

服物要服

軹貨物

侯服貢

服物要服

誤聽申侯之故以侯爲申甥因以貶楚者告之齊也結出

子文聞其死謂以貪故而刑不當罪之義顯然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

懷遠以德程氏擣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按德禮二字真則爲

仲相齊絕大經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

綸不出此數語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各於齊受

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貢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軹貨物

侯服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侯服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侯服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侯服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太子聽命而

是德祿所賦

是德祿所賦

誤聽申侯之故以侯爲申甥因以貶楚者告之齊也結出

子文聞其死謂以貪故而刑不當罪之義顯然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

懷遠以德程氏擣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按德禮二字真則爲

仲相齊絕大經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

綸不出此數語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各於齊受

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貢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軹貨物

侯服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侯服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侯服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侯服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軹貨物

楚日中是說
他或楚却舍
糊不明連孔
叔亦不其曉
故急進二語
傳富心人
整口如盤
下以有龍楚
女與由來二
字相應專利
不免却與由
來相反傳神
在言外

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莊盤欲以對曰：朝不及少，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
申侯說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有寵
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
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
望責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牧
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
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謂蓋言古人之

虎牢一名制，卽襄十年晉悼所城，以偪鄭者也。申侯賣國，
媚齊而奄有之，其偪已甚。況爲之美城，以鄭文之忌，刻不
必濤塗之譖。况譖者適中其隱，說於齊，言逃齊從楚者以

四年。楚滅賴。賴子面縛銜璧而報舉。以爲許僖公。如是皆楚臣相傳之謬言。以虛張國威者。國亡君死。曰滅經。但書滅賴。則賴子銜璧已屬烏有。况許僖乎。皆傳誤采楚書而
未及刪去者也。

經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王命而來朝也邦

之別封故曰小邾按今山
東滕縣嶧縣並有邾城
○鄭殺其大夫申侯鄭無尊利
而不厭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之會八。曹伯班卒。公喪立。公子友如齊而聘。

○冬葬曹昭公。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

何憚於病何憚於病
憚解言既不能自強
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

再知所從來
一語若禍
由侯致之
印足鑑其

言德而神信
在其中每提
合諸侯見不
事為鄭正與
前格禮諸侯
一氣

又就子華作
兩片斷

桓從源如時
國而子華則

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守君命

達此二者茲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變從

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

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鄭有辭矣何懼以為辭且夫合諸

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夫諸侯之會其

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君

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君其勿

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因於大國以弱其國

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

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陳傳傳起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齊以

罪鄭伯乞盟
德禮之效如

侯不聽
子華故

謀鄭是一篇之主。蓋鄭述首止之盟。王輔以貳楚。緩則相
爲觀望。急則楚交益固。故前伐鄭以兵威之。此謀鄭以禮
服之。皆管仲之籌畫也。中叙脩禮諸侯。見德禮爲霸者絕
大主腦。非徒服鄭也。乃鄭世子忽起一波。利心頓起。而德
禮名目都忘。故桓非仲父。正恐假亦不能。或疑仲謂會而
列奸。何以示後。不應復列子華於會。不知齊侯辭焉。但謝
其謀不用耳。其於仲言。只聽得一半也。

閔月惠王崩。襄王

在解惠王太子鄭

惡大叔帶之難。

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惠

后欲立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爲八年盟。洸傳。陳廩

傳鄭

終